



刘武

嘉陵江
流进
血管

7.5
5

周心武

嘉陵江流进血管

嘉陵江流进血管

刘心武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5 字数 102,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10094·545 定价: 0.95元

0 嘉陵江啊，你日夜地流……
你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流。

1 “你kiss我呀！吔，你哪个那么宝气①
呀？”

她比我大一岁。那一年——一九四九年，她十一岁，我十岁。

正当炎夏，山城市区象刚揭开盖盖的蒸笼，我住的近郊稍许好一点，但一跑出树荫儿，汗水也顺着鼻尖朝下流。

那一天中午，她和我站在黄桷树下。我记得很清楚，她穿着一件奶黄的连衣裙，领口、袖口、裙

①宝气：四川话，傻气。

裾都镶着很宽的白绉纱。她的两条长辫儿朝上卷起来，用玫瑰红的缎带扎住，活象有两只红蝴蝶衔住了两个黑环儿，停在了她头两边。她那长圆的脸儿泛着红光，一再固执地命令我说：“kiss呀！kiss我呀！”

“作啥子要kiss嘛！”我不肯。

“咗，我们就要bye-bye了呀！”她把脸凑拢我的嘴前，顿着脚，眼睛一眨一眨地期待着。

我鼻孔里充满她身上发散出来的香气，我埋下脑壳，望着自己用力抠地的右脚，喃喃地说：“我不会嘛，不会kiss嘛！”

“唉，你个广广^①！”她从裙兜里掏出个小玩意儿，塞到我手里，“你再看嘛！你哪个学不会嘛！”

那是一个粉红色的小圆筒儿，外壳是塑料制品。在那个年月里，塑料被叫作“化学东西”，是一种高级得不得了的东西。我闭拢左眼，把那圆筒儿凑拢右眼，于是透过镜片，我就看见了一幅放大的、鲜艳五彩的电影镜头：一对外国男女，正在热烈地亲嘴儿。我知道那就是kiss，而且我很容易学会kiss，可不知为什么，我硬是不好意思……

“咗！”她却不等我看完，已经kiss了我一下，待我把那小玩意儿归还她以后，她便摆出一副

①广广：没见识的人。

女皇的神气，斜睨着我，等我行动。我终于鼓起勇气，凑拢她的脸蛋，kiss了她一下。她“嗤”地笑了，并且狠狠地杵了我胸脯一拳，转身便跑，一边喊着“撵不上我罗！”我拔脚便追了上去……

那时候，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就绪，可是这溽热的山城还没有解放，在大坪那里，还在公开枪杀共产党人，而象我和宣莉莉这样的孩子，对身处的这种历史的转折，还全然无知……

我们在葱绿的山道上奔跑，跑过一丛丛芭茅草，跑过竹丛掩映的“吊脚楼”，跑过卖炒米糖开水和麻辣凉粉的摊儿，一直跑拢她家公馆那粉白的后墙……我终于撵上了她，抓住了她那连衣裙的后领口。她快活地躲闪着、尖叫着……

“呀！西洋镜滚落了！”她忽然顿着脚惊呼。我朝她指的方向望过去，果然，她那粉红的小圆筒儿从她的裙兜里掉出来以后，正象小动物般一蹦又一蹦地朝坡下的灌木丛中落去。

“咋个办？我茈茈哥哥又该掘^①我了！那是美国人送给他的，他要了好久，我过生日那天他才送给我的哩！”宣莉莉着急地说。她等那“西洋镜”消失在坡下的灌木丛中以后，便命令我说：“你给

^①掘：骂。

我去捡回来嘛！”

我望望那陡峭的山坡，望望那长满尖刺的灌木丛，拒绝她说：“我才不去呢！”

“都怪你！”宣莉莉一连串地顿着脚，“你顶坏了！”她嘴角一歪，又一歪，歪了几下以后，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宣茭茭出现在我们身边。他当年大约才二十出头的样子，和宣莉莉不是一个妈妈生的，长得一点都不相象。他在练身房里练出了一副健美的身躯，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雪白的夏威夷短袖衫，他那露出的胳膊皮肤白皙，肌肉茁壮，浓眉下一双银杏眼，脸上红扑扑的。

宣莉莉一见他来了，立刻粘到他身上撒娇，告我的状。宣茭茭用细长结实的手指替她揩着眼泪，劝她说：“丢个西洋镜算啥子哟！明天我们把这公馆都要丢罗！莫‘商女不知亡国恨’嘛！”宣莉莉一赌气，跑回公馆去了。宣茭茭望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把手按到我肩膀上，跟我说：“嘉娃，我们家明天就飞罗！”

我仰望着他，觉得他很象电影上骑马搭救美人的勇士，漫不经心地应着：“嗯，晓得。”

“你们家哪个不飞了呢？”他问我。

“我妈让疯狗咬了呀！”

“那狗真是疯狗吗？”

“爸爸说，这江边的狗十有九疯，妈不留下来打针，二天发了狂犬病，骇死人！”

“你们留下来，二天共产党来了，你爸爸他脱得了手呀？”他关切地问。

“爸爸说，妈在慈济医院打完了针，我们就躲到乡下去。”

宣茭茭不再说什么。他眯起眼，朝江面上望去。江面上游动着些补了疤的灰帆，一只海关的汽划子正从那些灰帆中穿出来，拖着一条长长的水纹。看不见江边拉纤的人，但一阵阵传来他们忽高忽低的号子声，那扬起来的尾音满含凄凉，让人心里头不得安逸。

宣茭茭望了那么一阵，仿佛偶然想起似地又问：“冯有他天天开吉普车送你妈去慈济医院吗？”

冯有是宣茭茭、宣莉莉他们爸爸和我爸爸做事的那个衙门的司机。他比宣茭茭大两岁，我叫他冯大哥。头年的春节联谊会上，冯大哥和宣茭茭赛过拳击，两个人都那么健壮，不过冯大哥黄黑似铜，脖子粗壮，而宣茭茭白实如玉，腰肢细长。他们赛满十个回合，也没分出胜负。临下擂台的时候，他两个身上都象被水浇过，眼睛里都象在冒火，互相恨了好几眼。观看比赛的小观众们，后来分成了两

派，一派崇拜冯大哥，一派崇拜宣茭茭。

“冯大哥天天开车送我妈去慈济医院，”我回答宣茭茭说，“爸爸陪她去。”

“你为啥子不跟倒去？”宣茭茭又问。

“爸爸不许我去。”

“你妈妈为啥子不住到医院里去呢？”

“爸爸说，兵慌马乱的，慈济医院不收住院的了，住倒起也不安逸……”

“哈，冯有成了你们家的勤务兵了！”宣茭茭的巴掌把我肩膀按得好痛，他笑着拍了我肩膀一下，才抽开了巴掌。他一定知道了我是属于崇拜冯大哥那一派的。是的，尽管我也喜欢宣茭茭，可我更热爱冯大哥，因为冯大哥从来不象宣茭茭这么盘问我，好象我对大人们的事都该晓得……

“你见了冯有，跟他说，明天一早莫误了我们的事——我们天麻麻亮就要上飞机场哟！”

“晓得。”

“好，要去吧！”宣茭茭用巴掌把我轻轻一推，我就势赶忙朝自己家跑去。

2 跑到一条石梯坎的头上，迎面来了冯大哥。

冯大哥刚从嘉陵江里头游完泳，只穿着一条黑

短裤儿，打着个光胴胴。啊，冯大哥，你是我童年时代的天然崇拜对象。我崇拜你那黄黑健壮的身躯。没有人对我进行过理性的指点，我自然而然地觉得宣茭茭的那种从健身房里练出来的健美姿容，是比不上冯大哥这种从风吹日晒的劳作中锻铸出的形态的。冯大哥那突起的胸大肌、肱三头肌和肱二头肌，比例上也许不如宣茭茭那么标准，然而其中涌动着的力与美，至今仍令我醉倒。童年时代的崇拜对象是罩着一圈灵光的，后来我结识了多少健壮英俊的朋友，他们再没有一个人能唤起我童年时代对冯大哥的那种纯洁执着的崇慕。

我离冯大哥五步远便蹦了起来，他及时地响应了我，于是我一下子便挂在了他弯起的右臂上。我把双手十指紧紧地扣着，两只胳膊象个环儿吊在他那坚硬挺凸的臂弯中，双腿撩起离地，于是他用左手推了我一下，使我荡秋千般在他臂弯下晃荡起来。

蓝天白云，绿树红土，洋房陋舍，远山近水，都在我眼前左倾右斜地变幻着，那是我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啊，一去不返的童年时代，你在那强有力的长兄的臂弯中，伴着畅快的笑声，逝去多久了？

记不清吊了多少时候，也许仅仅一分钟，也许凝聚住了我整个的童年时代，我从冯大哥的手臂上

掉了下来。冯大哥胸膛上还没来得及被太阳晒干的水珠儿，闪着晶莹的光。他那宽脸盘上全是笑容。我听见他问我：“刚才你在宣家公馆后门吧？宣大少爷哪个抓到你肩膀不放？他欺侮你了吗？”

冯大哥真是好眼力，刚才他怕还在梯坎底下的江边吧？他怎么看得那么清楚？

“他不敢欺侮我。”我望着冯大哥，知道我是有靠山的，便挺起腰杆宣布：“哪个敢来欺侮我呀！”

冯大哥望望坡那边，在一簇互相拥挤，歪歪斜斜的“吊脚楼”后面，有个仓库，我家就住在仓库前院的灰砖小楼底下，冯大哥的车库也在仓库里。从仓库院里，冒出缕缕蛋青色的炊烟。

“小老少，你该回屋头吃晌午了！”

“架起我走！”我迫不及待地请求着。有时候，冯大哥会把我一把抓起来，让我骑到他肩膀上，双手抱住他脑门儿，架着我走好长一段路，可是这天他摇摇头说：“你个人回去吧，我还有丁点儿事情要办。”

我只好和他分手了。朝屋头走了几步，我扭回身叫住他，叮嘱说：“你今天还要送妈妈去打针啊！”

他转回头说：“那还忘得了么？”

我又叮嘱说：“人家宣大哥说了，让你明天一

早麻麻亮就去给他们家开车，送他们去飞机场！”

这回他没有转头，只是一壁沿着青石板拼成的车路朝前走，一壁说：“那我敢忘呀！”

我顿时觉得肚皮饿了，连忙朝我家跑去。

3 还没跨进饭厅，就闻见一股不寻常的气味，那是每逢请客时才会飘出的一种麻辣油腻的菜香。我赶忙跑进去，请客用的大圆桌上已经摆满了菜，彭娘——我家的老妈子，就是今天北方称作保姆的人——正在整理着筷子、酒杯。

“彭娘！”我跑拢桌前，使劲吸了口气，宣布说，“饿死我了！”说着便伸手去拈冷盘中的麻辣牛肉。彭娘“啪”的一声把我的手打开，训我说：

“惯适得更象猴儿了！大人还没上席，你倒伸爪爪了！咦，那爪爪怕长起壳壳了，还不快去洗干净，要不等到吃你老子‘板栗’！”她嘴里虽这么说，手里倒往我嘴中送进一块缠丝兔儿肉。我嚼着那香喷喷的兔儿肉，洗手去了。

洗好手，见饭厅里仍没有大人入席，我便好奇地跑到小客厅门口往里探头——怪，并没有人；于是我便跑到爸爸妈妈的卧室——咦，原来他们和客人都在那里。

客人不是生人，就是宣莉莉的爸爸和妈妈。我

很奇怪，宣莉莉和她哥哥怎么都没提起他们爸爸妈妈来我家作客的事。他们往常来了是只在客厅里坐的，今天怎么进了卧室？

我进去，溜在门边，一时大人们都没看见我。他们正说着大人话，我也听不大懂。好象宣莉莉的爸爸妈妈是来辞行的，可他们为啥子非要妈妈把腿上那狗咬过的伤口给他们看看？

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满脸忧愁地对他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事家事都说不得了……唯愿你们能平平安安地脱身，将来我们辗转找去，还要靠你们收留……”

我也记得很清楚，妈妈一边解开小腿上的绷带、揭开纱布给他们看那狗咬过的伤口，一边唉声叹气地说：“宣太太怕见红，快闭上眼吧……我这也是命中注定，不是害狂犬病死，就是让共产党清算……捱过一天算一天吧！”

宣先生在沙发上挪动着魁梧然而已经发胖的身躯，低声地说着什么劝慰的话。宣太太坐在床边，她很象月份牌上画的那种娇小玲珑的美人，细细的眉毛微微抖着，手里捏了块麻纱手帕，轻轻地擦着眼角，只听她悲悲切切地说：“谁想到这就要生离死别……以后是音信难通了，各自保平安吧！”

当时我莫明其妙，只盼着快点开饭。

大家终于都坐到饭桌上，动筷子了，气氛才稍见活泼一点。我只顾拣好吃的东西往嘴里塞，大人们的话简直没有听，更记不住，只依稀记得宣先生问起过冯大哥：“冯有他开车子稳当吧？”

爸爸点头说：“稳当的。车是掉了牙的车，路是长了疮的路，他倒还得行。这三十多天去慈济医院打针，来回都平安嘛——唉，还得再打七十来天针，才能防掉狂犬病，造孽呀……”

也依稀记得妈妈问过宣太太：“茈茈跟你们一道走吗？”

宣太太显然很不喜欢这个并非亲生的茈茈，瞟了宣先生一眼，撇撇嘴角说：“一道走。什么都有他一份啊。”

他们吃了饭、喝了茶便告辞，在大门口爸爸妈妈又跟他们说了好多话，鞠了好多躬。爸爸转回来的时候，脸上很疲劳的样子。妈妈立刻回卧室去了，她说要再睡一觉。爸爸进屋喝了杯茶，就往后院仓库去了。

我很无聊。我跑到灶房去，彭娘正卷起袖子在洗碗，我缠住她说：“给我讲个故事！给我讲个故事！”

彭娘没给我好脸色，她烦躁地说：“小老少，你莫在这里磨人！晓得你们这日子还过得到几天？”

你是小鬼不知阎王爷愁！……”

我见她很厌烦的样子，便一溜烟地从灶房后门跑了出去，惊动了几只肥鹅，它们不满地嘎嘎叫着逃开了，于是拐了几个弯儿，我便来到了仓库一角的草丛中。

这草丛里主要是散发出强烈气味的山蓟，还纠结着许多不知名的草本植物，有我半人高。这是仓库大院中的一个死角，除了院里看门的大狗花儿和彭娘养的鹅儿有时候到这里扒一爪、啄一嘴，简直没有什么人来。可是自从学校提前放了暑假，并且无限期地推迟开学以来，我经常摸到这死角来玩耍，并且，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在那草丛中间，有几块布满青苔的石板，把那石板用力揷开，那下头就冒出一股凉飕飕的阴湿的气味来。那下头是什么呢？一口井？一座烂了棺材的坟？还是一个神秘的仙人住的洞穴？我几次想把边上的一块青石板彻底揷开，看个究竟，可总揷不动。我曾起过让冯大哥帮我揷开的念头，但一离开那草丛，我也便常常把那青石板忘记，所以总也没向冯大哥提起。

山城闷热的下午，从江那边传来轮船喑哑的汽笛声。一行白鹭，若无其事地从高高的灰蓝色的天空飞过。它们一定和我一样，全然不晓得当时世界上正发生着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事。我烦闷无聊，

坐在草丛当中，任蚱蜢跳到我膝盖上，呆呆地看一条发着油光的红蜈蚣扭进一块圆石头底下……

4 我觉得浑身被一张粘糊糊的网缠住了，同时，听见了一阵狂躁的狗叫声。我睁开眼睛，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歪在青石板上睡着了，蚂蚁爬进了我的圆领衫，蚰蜒在我腿杆上扭动，而一群蠓虫儿正绕着我脑壳飞，大概有的已经钻进了我的头发。我跳起来，掸头发，顿脚，又把手伸进圆领衫，前胸后背抹了又抹。我想，一会儿爸爸妈妈见了我，不知会多恼火呢！这时狗叫声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花儿在叫，它为啥子要这么展劲地叫呢？是有人来抢仓库了吗？这仓库现在除了几个轮班看守大门和库房的半老头子，还有我们一家，简直没有多少人了。当然，人少不怕，只要冯大哥在，谁敢闯进来捣乱？可这会儿冯大哥来了吗？……

正胡思乱想着，狗叫声平息了。我继续驱赶着身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动物，隔了一阵子，弄得差不多了，我刚想拔脚回前头去，忽然从墙角那边转出来一个人，一身奶黄的连衣裙，是宣莉莉！宣莉莉的爸爸官儿比我爸爸大，她跑进这“仓库重地”谁敢阻拦？看门狗花儿不识抬举，叫了一阵子，看门

的人这时候不知在怎么掘它呢！

“嘉嘉！”宣莉莉叫着我的名字，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喜出望外地说：“到处找不见你，原来你躲到这儿来了！”

“你怎么找起来的？”

“我先跑到你们屋头，就你妈妈在，她就要坐车去慈济医院打针，不见你落屋，捶起桌子说你不落教！我说帮她找你，找到灶房，彭娘说你怕还在这边耍，我就跑来了！”

“你看妈妈那样儿，怕是要罚我吧？”

“罚！”她肯定地说，“怕要罚你腿杆打弯弯，罚得你眼睛爆金花花哩！”

我知道妈妈不至于那样罚我，可我毕竟不愿意这就走回去挨训，所以犹豫着。

“莫怕，”莉莉过来牵着我的手说，“反正也是罚，你就跟我多耍一阵子好啦！”

“要啥子呢？”我挠着头发，那里面还很痒痒。

“哪个耍都行，”莉莉告诉我说，“反正我不高兴坐到屋头。茈茈哥哥骇死我了——他把一屋子磁器、玻璃缸子都挞得稀烂，还抱起脑壳瓮声瓮气地哭！”

“我不信！”我想不出宣茈茈那么个侠客样的